

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個神秘的力量在指引她。我聽着聽着，腦中湧起的是余英時先生送給我們的那首詩中的一句話：「一笑拈花出梵天」，這句詩的前一句是「歐風美雨幾經年」，很巧妙地把我的名字放進去了。不錯，過去這三四十年我歷經了不少「歐風美雨」的薰陶，如今似乎到了「出梵天」的最後階段，這「一笑拈花」豈不是指我們兩人的造化？這一朵花就是子玉—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朵小蓮花。

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

## 初版序

人間重晚晴——李歐梵與李玉瑩的「傾城之戀」

白先勇

二〇〇〇年的九月底我收到李歐梵與李玉瑩從哈佛寄來的信與相片，信由玉瑩執筆，信裏告訴我，九月十二日，歐梵與她兩人終於結成夫妻。相片是在劍橋市府登記結婚時照的，兩人衣着莊重，神情喜悅中帶着一份虔敬。我注視相片良久，心中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，好像一件懸掛多年的心事，最後圓滿了結。歐梵與玉瑩結成連理，這段姻緣，三生前定。但兩人這段姻緣路走來卻是漫長崎嶇，障礙重重，須經千山萬水，跨過一個世紀才得抵達彼岸，修成正果。

李歐梵與我是台大外文系的同班同學，我們那一代的台大學生多少總感染上一些「五四」遺緒：理想主義、浪漫情懷是我們當時對生活、生命憧憬的基調。這也難怪，我們的老校長傅斯年就是「五四運動」的學生領袖之一，又曾當過北大校長，當年台大也繼承了一些老北大自由主義的風氣。李歐梵學生時期，就受到台大「五四」遺緒的薰陶，









# 初版自序

爛漫餘情人似玉

李歐梵

「芸，我想，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……她只是我們有時在朋友家中遇見的有風韻的麗人，因與其夫伉儷情篤令人盡絕傾慕之念，我們只覺得世上有這樣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，只願認她是朋友之妻，可以出入其家，可以不邀自來和她夫婦吃飯。」

重看沈三白的《浮生六記》，翻開書本第一頁就看到林語堂序中的這幾句話。非但於我心有戚戚焉，而且竟然覺得這應該是我的「夫子自道」。林語堂對芸娘的看法是一廂情願的臆想，而我呢？卻認為句句真實，只須把「芸」換成「瑩」就行了。

我第一次見到玉瑩的感覺就是「在朋友家中遇見的有風韻的麗人，因與其夫伉儷情篤令人盡絕傾慕之念」，我當時——在芝加哥大學任教——只覺得世上有這樣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，因為可喜，所以當我被邀到她家作客時，心情特別愉快，而這種愉快

的心情也非因我「情有獨鍾」所致，不少在芝大唸書的同學——現在大多仍是他們的朋友——到她家吃飯時恐怕都有類似的感覺。他們家常常在週末大開飯局，普渡眾生，尤以香港來的學生最受優待。我雖然年齡虛長十數歲（她夫婦稱我為師兄），但在精神上早已和這些年輕學子打成一片，甚至久而久之，變成熟朋友之後，我真的是「只願認她是朋友之妻，可以出入其家」，甚至可以不邀自來和她夫婦吃晚飯，最後乾脆毛遂自薦，每週兩三次到她家搭伙，反正當時我是光棍一個，又是她夫婦的師兄，所以出入其家「搵食」之際，竟然也逐漸口無忌憚起來，吃飯的時候大吹大擂，上自國家大事，下至風花雪月，無所不談，甚至故意炫耀我的「黃老之術」——加油加醋地講起黃色笑話來了。記得玉瑩當時非但不以為忤，而且往往開懷大笑，而其夫則頗正人君子，每每淺笑即止，所以每次到他們家吃晚飯，我都可以洗卻一天的疲勞，心情輕鬆得可以任意翱翔於五湖四海——當然早已忘記了自己在芝加哥湖畔居所中的孤寂和冷清。至於玉瑩的廚藝之得心應手，當然更不在話下。

後來玉瑩看我太過不修邊幅，家裏弄得亂七八糟，乾脆越俎代庖為我清掃房子，並以其所付的微薄酬金接濟家用。我在芝加哥八年，至少有一半時間是和她夫婦「相依為命」的，多年來我的感激之情自非筆墨能形容，因為這種感情來自日常生活，沒有曲折

離奇的情節，也沒有驚天動地的激情，只能用最普通的日常語言來形容。多年來我和他們夫婦不無「促膝暢談書畫文學」的機會，但更多的時間還是在閒話家常，而這種「閒情」也日積月累，成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們十數年來的友情也是時斷時續，細水長流。他們在一九八八年雙雙返港，我也在前一年終於結婚，雙方音訊斷了四五年，待我再次在香港見到他們的時候，他們已經分居，時過境遷，令人悵然，而我顧念前情，也曾屢次勸他們重修舊好，但已經覆水難收，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我雖身為摯友兼師兄，但也愛莫能助。再過幾年，我自己的婚姻也悄然終結。

我和玉瑩雖然同病相憐已久，但是從未單獨見面。我每次來港，必會約他們夫婦吃飯，我也只願認她是朋友之妻，只覺得他們伉儷之情不會消失，當然我也「盡絕傾慕之念」。不過，正如林語堂所說，我在玉瑩身上「似乎看見這樣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，一生中不可多得」，至於是什麼樣的美德，我當時也說不出來，只是有時心中偶有一股「歪念」：誰不願意和她結為夫婦？

我終於在一生甲子之年和玉瑩結為夫婦，這只能說是緣分。我們都姓李，我也曾戲稱五百年前我們本是一家，如果糊實的話，我也只能解為姻緣前世已訂，卻要我們在今世活了大半輩子才終於認清彼此。如照現代人的說法，人生一切都和「逢時」或「不

逢時」有關：在某一個時候只能有某種關係，而所謂「水到渠成」也是時間的賜予。時間真像一溪流水，源遠流長，它有無數轉折，但永不會枯竭。我和玉瑩的感情，既是時間所造成，所以也特別覺得深厚，時間是無盡頭的，所以我們的感情也絕不會有枯竭之日。就以最尋常的觀念來說：普通人二三十歲結婚，到我們這個年齡即使不子孫滿堂，至少也是「老夫老妻」了吧，生活隨時日的流轉而逐漸變成俗套，其意義可能隨子女的將來而轉移。而我和玉瑩反而感到時不我予，禁不住要彌補已逝的時間，雖然年華已逝，但也愈覺「現在」的珍貴，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感覺。我們多年來建立的感情本源自日常生活，所以也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情趣中。

因此我想重讀《浮生六記》，因為這是記述一對夫婦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。自從林語堂為之作序，奉為經典之後，不知道有多少癡男怨女為之傾倒。但我卅年前初看此書，並不覺得芸娘有什麼好，也許當時自己年少氣盛，正在追求徐志摩式的愛情，當然更不想草草結婚，生怕敗壞了我一向嚮往的浪漫情操。此次重讀，卻又覺得書中所寫的樂趣太少了，只寫了兩卷——「閨房記樂」和「閒情記趣」，就「坎坷記愁」起來，終於於遭父母放逐，窮困潦倒，而芸娘又英年早逝，更不是我願意接受的結局。俗話常謂紅顏薄命，但為什麼悲劇都和女人有關？沈三白等到芸娘已逝之後才圓養生之道，是否

為時已晚？又有什麼意義？他在此書最後一章中說：「然情必有所寄；不如寄其情於卉木，不如寄其情於書畫，與對艷妝美人何異？可省許多煩惱。」此言差矣，只不過他的「美人」已逝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故作文人之狀而已。我和玉瑩婚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養生！其實早在我們開始單獨交往的時候，她就默默地擔負了為我養生的責任，半年之內竟然把我自己任意糟蹋的身體復元過來，所以我們在此一反《浮生六記》之道而行，正因為我們更珍惜安樂。林語堂說：「在未得安樂的人，求之而不可得，在已得安樂之人，又不知其來之所自。」我認為他只說對了一半，至少我非常清楚，和我的「瑩娘」一起生活的安樂其來有自，而這種安樂是經過多年來的感情經驗以後得來的，也可以說得來不易，更值得珍惜，這是我們「養生之道」的第一要義。

這本小書，表面上似乎在追溯沈三白的《浮生六記》，但在內容上當然大異其趣。我和玉瑩都嗜愛中國文學，雖有懷古的幽思，但都自覺是現代人，沈三白書中所描述的樂趣和憂愁，我們只能同情，卻不能重蹈覆轍。也許，玉瑩和我仍有一點浪漫餘情，所以也不承認在這個所謂「後現代」的時代中，人生只有慾望而沒有愛情，只不過我們必須把愛情重新定義，把它作為「安樂」的先決條件。然而我年過半百之後，當然也早已超越了徐志摩式的盲目理想，事實上，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後生活並不愉快，如果他不

三聯書店  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是墜機而死的話，說不定還要再離婚一次；即使他和林徽因結為夫婦，也不見得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更幸福。林語堂說「知足常樂」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色，但徐志摩畢竟是「五四」時代的人，他當然反傳統，當然不會知足的。我在前半生一意追求徐志摩的愛情理想，所以也不知足。如果以《浮生六記》為典範，我們只能說沈三白和芸娘之所以能知足，是因為兩人早已個性相合，沒有經過戀愛或追求愛情的過程，這在傳統文化和文學中容易得到，而在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是很難尋求的。《浮生六記》中所描述的「知足常樂」也是從夫妻的日常生活中得來，沒有生活，何言樂趣？我反省自己前半生，卻覺得自己根本不知道生活為何事，只在愛情和事業的兩極中作奮力不懈的殊死鬥，眼看別人個個成家立業，我卻不自覺地反其道而行，先立業後成家，而中年成家以後卻又因經驗不足而失敗，所以余英時先生聽到我和玉瑩結婚的消息後，說了一句妙語：我終於「修成正果」——所謂正果，當然不是指佛家的超越凡塵或看透俗世，而是恰得其反，是說我終於「修」到常人所經歷的婚姻生活。這種生活，對別人可能早已司空見慣，但對我而言還是很新鮮，而玉瑩的感覺也是如此，她甚至還在床頭放了一個筆記本，隨時記下我們之間的一些生活上的「情」和「趣」，積少成多，這才引動了我們合寫一本小書的念頭，不但為我們所珍惜的生活留點記錄，也可以以此告慰友朋的關



心，甚至可以使部分不相識的讀者莞爾一笑或感受一點溫暖，我們就於願已足了。

本書的各部分是自然串連而成的，我本想寫一個「浮生七記」或「八記」，但又覺得揀古人之美，有自鳴得意之嫌，不如以雜亂無章的「散文」形式寫出來，並故意在「理論」上混淆家庭和公共的領域，不假公濟私，也不以私為公，我甚至鼓勵玉瑩把她多年來自創的食譜和養生秘訣也放在裏面（當然她寫不完的話也可以單獨再出一本書），增加一點實際效果。也許，這本書可以開創一個「多聲體」的新形式，以便雅俗共賞，那將是我們享有的最大樂趣。

二〇〇二年五月

卷一



三聯書店  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兩地記情

## 小引

「去愛一個人是很好的感覺，倒空了自己才可以有空間去享受別人給你的愛，愛心是越付出越多的。」

這幾句話，是玉瑩從香港到新加坡來看我的時候，在飛機上寫給她的一位女性朋友信中的一段，她一下飛機，就把剛寫完的信給我看，我一時十分感動，就把信留下來了，至今沒有寄出。

我覺得這封信是玉瑩的「愛的宣言」，也成了我們以後共同生活中的座右銘，倒空一切之後，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真心，有了真心才有資格接受對方的愛。

一九九九年，二十世紀末，我不自覺地愛上了玉瑩，就是因為感受到了她的真心和真性情：她非但是性情中人，而且在人到中年以後仍然真得令人直覺地想保護她。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感覺，她的很多朋友——不論男女——都與我同感。記得當我告訴一位同事——也是玉瑩多年不見的好友——我們相好的事，她的第一句反應就是：“She is the most genuine person I know.”（她是我所認識的最純真的人。）我們決定把這一束情書斗膽發表，獻給有心的朋友和讀者，就是為了這個「真」字。和玉瑩的信相較之下，

三聯書店  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我實在差得很遠，我的信表現的當然也是真情，但在字裏行間還是有點自我中心，不像玉瑩那樣「倒空自己」，赤裸裸地把自己的感情很自然地全部流露出來！對我而言，現代人——特別是像我這樣的所謂「知識分子」——城府自深，已經無法在塵世中展露自我（而我所寫的小說《范柳原懺情錄》中的自我當然也是假造的）。這種真性情，我叫我 Innocence，用的英文字故意大寫，把它和「世故」對立。上了年紀的人，似乎越老越世故，而過了中年還能保持真性情的人實在太少了！

玉瑩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文章發表，她的文字很純樸，未必及得上「職業」水準，更無心出風頭，製造公眾形象。正如她信中所說，她寧願做一個「背後的女人」，默默支持丈夫，不要任何「知名度」。就現在眼光看來，這是一種相當過時的保守態度，正因如此，才使我覺得更有必要存真——把她自己的聲音展露出來，否則她真的會變成了我「背後的女人」，而失去了她的「主體性」。我對玉瑩一向只有一個要求——做自己！這些信中的語言都是她的，風格和我迥然不同，甚至內中還常有些許廣東話的語氣，因為她久居香港，很少機會說國語或普通話，她文字中的情韻，不是得自口語就是古文，我讀來反而更具感情上的「張力」。所以，為了存真起見，字句極少更動，僅把真正涉及我倆隱私的段落刪去而已。

不過，個人的感情私事，如此拋頭露面「公」佈出來，是否仍嫌不當？這個問題，我和玉瑩考慮再三，甚至還徵詢過幾位老友——包括白先勇——的意見，他們都主張發表，有人甚至還提到魯迅的「兩地書」作為先例。魯迅的「兩地書」是他和許廣平合寫的，內中不乏魯迅自剖的例子，但許廣平的信反而相形遜色，因為他們的師生地位本來就不平等。而我們的信，倒確是「兩地書」——最早的一封信，是一九九八年玉瑩從香港寫給我的，寄到美國劍橋，我的回信已經遺失。我時常回香港，每次返港也都見到她，但很少通信，直到一九九九年六月底我們兩人單獨在香港重逢，約會了三次就爆出發情的火花，但是我又匆匆趕回美國去侍候年邁的母親。此後我們的信才多了起來，又覺郵寄太慢，所以用的是傳真；又覺傳真不足，還打電話，回想起來我不禁要感謝現代媒體科技的發達（但玉瑩不識用電腦，所以不用電子郵件，我也更喜歡看她傳過來手寫的真跡）。後來我在七月中到新加坡去講學一個月，她從香港兩次飛來看我，又寫了不少信。八月底我到香港和她小聚不到一個月，又要飛返劍橋開學上課，兩地相隔，又通起信來，但到了這個第三階段，我們已經私訂終身了，所以信中的語氣又有不同。

我們的「兩地書」與魯迅和許廣平的「兩地書」有另一個顯著的不同：我們談的都是兒女私情和對日後婚姻生活的憧憬，從來不談人生的大道理，她也不向我請教任何大

三聯書店  
Joint Publishing (H.K.)

問題。所以，嚴格地說，沒有什麼思想價值；而且當這種私情公開以後，更容易會被誤解，甚至為某些「私窺慾」的讀者提供廉價的材料。然而，我們仍有些許發表私函的理由：在這個後現代的社會裏，感情究係何物似乎已經不受重視，甚至毫無意義。暢銷書可以把感情包裝成商品出售，以假亂真，可以令這種商品（與化妝品差不多）的製造者名利雙收。對我倆來說，這未免太過勢利了；誠然，我們的書信出版後也自然會變成商品，但至少沒有經過虛偽的包裝，是一段真實的記錄，主要的目的還是為這個「大時代」提供一個小小的證言，所以我們特別重視它的真實性和「日常性」。當然，是否有說服力，只能由讀者自己來決定。

二〇〇一年二月

一九九八年九月廿二日——十一月十八日

香港——劍橋

師兄：

你近日好嗎？九月可曾來過香港？

我仍在心情欠佳之下生活，每天都覺得很無聊，但活着就得生活，很多時候很想尋到生命的意義，但卻很難在現階段找到。昨天到中大見我的 Psycho therapist，他對我現況作了一個徹底的分析，似乎我的感情死結很不易解開，婚姻失敗，我似乎仍未有勇氣面對，所以生活失卻目標，如果一天我不肯放下對文正的感情包袱，那麼情緒的抑鬱將會作循環式的發生。我想這是事實，但我一直拒絕承認，我這人太對感情看得緊了。

師兄！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完全脫離這種感情困擾，那我就可以真正開心了，那時候我可以到哈佛來探你，你可以介紹一位男性朋友給我認識。

師兄！你那天跟我談天，我真切地感到你對我的關注，有如親人般的親切，謝

三聯書店  
Joint Publishing (HK)

謝你！你的小說我已看過了，很浪漫很感人，你還需繼續創作下去，我支持你，你日常飲食得小心啊！祝

健康愉快

師妹

一九九八年九月廿二日

師兄：

您好！很高興收到你的回信，我最近都有看你的專欄（在《信報》的），最有趣的是那篇有關死亡之前的儀式，你理想中的死前葬禮很有趣，是個音樂迷的狂想。

近日我的心情稍有好轉，但仍需服藥，但減了藥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不用再吃藥就好了。

最近我還有往見中大的心理教授，效果似乎不大，他給我的提議都是我多年來知道的問題，而仍然未解決的，要完全放下跟文正的千絲萬縷的感情關係似乎很難，我很想做得到，卻又沒有真正立下心志去做。你說介紹男朋友給我認識，我想都是很難的事，要接受一個人真不容易，況且我年紀都有一把了，別人挑我，我也

選別人，真是困難啊！可是，說真的，很多時間又頗想有人疼愛自己，即是感情上有個歸宿，但受過傷害之後，又很害怕再受傷害。

師兄，你的情況又如何？心情還好吧！好好保重！少吃些高脂肪的食物，總覺得你不應喝啤酒。

你聖誕來又可聚一下了，到時見！祝  
好

師妹

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八日



三聯書  
Joint Publishing



二

一九九九年六月廿四日——七月十五日

香港——劍橋

師兄：

寫這封信是在你離港前，你收信是於返美後。今夜用膳後喝的一杯咖啡誤了事，我整夜失眠了，幸好第二天你見不到我憔悴的臉容，不然，你一定嫌我女人味大減。

你好嗎？每天下廚事親的滋味如何？希望你燒的菜味道還不太難嚥吧！其實是個好機會聊表孝意，也順道練習一下廚藝，得益還是自己。

今夜睡不着，想到一些問題，我們藉着這頓飯的相聚時間而友情突飛猛進，令人確信緣分的奇妙。很感謝你給我帶來這幾天的愉快時光。你對我的欣賞及稱讚，我的自我形象由此提升不少，我希望以後會流露更多女性魅力，但不知是福抑或禍呢？

師兄，你返美後有思念我嗎？我知道你一定會記得我這春意撩人的小師妹，是嗎？我也有想念你的時刻。多一份思念，多一份浪漫的感覺，就讓這份浪漫的感覺推動我們過日子吧！剛喝了一杯暖牛奶，希望可以尋夢去，尋找我們相對談天的樂